

# 雷锋



谭仲池  
彭海燕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雷符

谭仲池

彭海燕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锋/谭仲池,彭海燕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980-2

I. ①雷… II. ①谭…②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0964 号

责任编辑 王 晓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常虹 王玉川 陈莎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33 千字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5 插页 7

印 数 1—30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980-2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自序

从开始产生念头写关于雷锋的长篇小说,是始于我在七年前参观望城雷锋纪念馆时读到的外国友人赞美雷锋的留言和话语。

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优秀的青年战士,他的心朝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方向前进,我们对雷锋同志这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表示尊敬。

——朝鲜朋友 韩登铎

青年雷锋的榜样,向现在和未来的一代提供了一个极高的范例,无论在忘我牺牲的精神和刻苦学习的态度方面,以及在为之而献身的事业上。

——乌拉圭朋友 罗曼诺

如果这个世界,雷锋这样的人多了,这个世界一定是美好的,愿上帝保佑雷锋。

——美国女教师 吴玉婷

如果不是因为篇幅的原因,的确,还有许多感动人的内容是我忍不住心割舍的。譬如,马里大使馆的优素福·库西德说:“我们希望雷锋事迹成为新世界的课程。”加拿大女教师贝克说:“雷锋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作为一个湖南人,读着这样评价雷锋的文字,我不仅感到光荣、自豪,更感到有一份责任义务,要继续把雷锋宣传好,让他

的思想和精神、智慧和作为、品格和风采、挚爱和奉献共同进射的人性光芒，照耀新的世纪，照耀亿万创造美好世界和未来的心灵。

只要细心地端详当年雷锋留下的生活、工作照片，认真咀嚼他写的日记和诗文，深切体验他走过的生命履痕，你就会发现雷锋就是一所大学，是一所塑造美好心灵的大学。你会真正感受到雷锋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谁都可以学习而又能自我冶炼的英雄。

这是因为雷锋智慧的一生所走过的路，用他的脚印非常鲜明地书写了一个中国青年壮美的生命诗篇。那就是他在平凡中创造伟大，细微中显现崇高，卑贱里闪耀高贵，质朴中蕴含真爱，艰难中透视坚韧，时尚里绽放大美。而这一切，我们知道它是时代的赐予，大自然的雕刻，生活的造化，人民的给予，祖国的抚育，文化的滋润。看看原本与他朝夕相见，形神难离，心心相印，风雨同舟的镇乡长、石柱子、李小伟、王俐伶、洪健、黄干部、张书记、熊作家、部队的首长、战友……人民群众、教师、同学，还有洮水土地、团山湖农场、鞍山钢铁厂、抚顺军营、毛主席著作、书籍、日记本、钢笔、英雄小说、推土机、螺丝钉、锄头、手电筒……哪一个不是他的老师和学校啊！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读者走进雷锋这所大学校，在那里，你一定会领略到美丽人生和高尚灵魂的神圣、纯洁、璀璨和壮丽、精彩！

作者于 2012 年 1 月 3 日

# 目 录

自 序 / 1

引 子 / 1

第一部 黎明前 / 3

第二部 日出 / 57

第三部 青春梦 / 170

第四部 霞满天 / 259

后 记 / 390

## 引 子

世界上有许多美丽而神奇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总是让人向往。这样的地方,不仅有锦绣山水、迷人的传说,而且往往会有像故事和传说中同样引人入胜的非凡人物,让你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而这些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魅力、英雄壮举、真性挚爱、生命霞彩凝铸的思想道德和智慧情感的光芒,可以穿透你的灵魂,激荡你的血脉,照耀你的人生旅途,锤炼你的品德意志。

三湘大地,就有一个这样神圣而秀美的地方,叫望城。

望城所处的位置,在省会长沙城的西面。这里群山环绕,溪流网织,田野叠翠,村落棋布。来过望城的人们,都有一种异常羡慕的感觉,就觉得望城得天独厚,近水览月。它实在是依偎在巍峨岳麓山的巨大绿色臂弯里,倾听着白云飞渡的云麓寺钟声和韵如珠落玉盘的岳麓书院书声,不断地繁衍生息,滋长和丰盈着岁月风华的一片宝地。

流逝的光阴,记载着爱晚亭的枫叶,蘸着深秋的殷红,在点染潇湘儿女一代又一代用生命热血铸炼的诗句;奔腾的波涛,融入了湖湘文化的精魂,伴着大地的惊雷,书写芙蓉朝晖、壮美辉煌的交响曲。

在上世纪中叶,这里走出了一个名扬世界的东方之子。

他的名字叫雷锋。当雷锋的事迹传遍祖国的万水千山,飞越太平洋,在世界广为流传的时候,雷锋便成为了一个时代符号,一种精神象征,一盏心灵的明灯,一面信仰的旗帜。

雷锋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了。雷锋的家乡望城依然风光如画,呈现着一片盎然生机和美丽富饶的鲜活气象。雷锋依然活在我

们中间。他的笑容、他的声音、他的步伐、他的身影依然像当年一样让我们时刻感动、激荡和亲切。

时间在告诉我们，雷锋没有走远，雷锋不会走远。中国仍然需要雷锋，世界在关注中国的雷锋，未来呼唤有更多的雷锋。现在我们又行动起来，约请雷锋曾经的同学、同事、战友相聚交谈，就是要向你讲述一个真实的雷锋，点亮我们彼此共同拥有的心灵之灯。

雷锋和我们在一起！

这个世界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圣洁、美丽、亮堂。

## 第一部 黎明前

长长的夜,像一个黑色的幽灵。它无穷尽地  
缠绕着岁月的灵魂和生命的躯体。一切的希望,  
一切的萌动,一切的抗争和壮烈,都曾经难以抵达  
黎明的曙色。这一刻终于来到了,可那些脆弱生  
命的新生又面临撕裂肝胆的摧残。

### 1

公元一九四七年,深秋时节。

天就要亮了,夜色反而浓重起来。就像一个巨人,正挥动如椽的大笔,把一桶一桶的墨汁狠狠地泼向夜的深处,夜黑如鸦翅,挥舞弥漫,遮住了望城的山峦溪流。

唢呐吹起来了。

声音凄恻撩人心魄,撕开了黎明前那扇挂在村头的黑色雾幔,地气在嘈杂的声音里蠕动,眼前的土砖茅草屋显得愈加矮小破烂。

披麻戴孝的庚伢子跪在地上。

这是一块亦黄亦红的土地,有雨水润泽的时候,是醉酒后微醺的酡红;水分被蒸发后,就是干黄色调了,黄尘也就会离了母体,随风一层层地飘起来。

黄尘在庚伢子周围腾起又落下,落下又腾起。

黄尘是进进出出的草鞋里,一双双赤褐色很劲道的脚蹭起来的。这些脚断断续续进进出出两三天了。先是进进出出去看从梁上取下来的庚伢子的母亲,然后又进进出出拿来了各自家里的几捆柴火、几

个红薯、几把糠米，烧了几锅粥。

人死饭甑开，不请自己来，这是望城地方的乡俗。

何况三年来，一个个至亲都撒手而去，如今就剩这七岁了躺下来还没个板凳长的小伢儿在世上飘，乡里乡亲想起就要甩几把涕泪。因此，都来吧，人来得越多预示着作为孝子的庚伢子将来越是儿孙满堂。

各家又拿来一块块干木板子，干木板子打成了一副如母亲的身子一样单薄的棺材。

母亲被抬进了百家衣一样东拼西凑的棺材里，棺材就变成了灵柩。

唢呐吹起来的时候，庚伢子就跪在灵柩的下方烧纸钱，黄表纸的纸钱投进破盆里，火焰瞬间就把它舔成了灰白色的小薄片，黑蝶白蝶一样地在庚伢子的眼前、灵柩里母亲的脚端旋舞。

孝——子，磕头——

山那边请来的喊礼先生又拖了长调喊起来。灵柩就在唢呐和喊礼先生苦哑的腔调里抬了起来。

庚伢子应声重重地将额头碰那干黄了的地，从农历八月十四母亲自缢，到现在的出殡，他都不知磕了多少个头，原本光洁稚嫩的前额发红，渗血，结痂，又再渗出新鲜的血液。

他丝毫没有感到疼痛，心里的苦痛太深重了，额头的疼痛就觉察不出来，如雨滴洒到江里，消融了。

六叔娭骹看到了庚伢子额前的血，抹着泪把他扶了起来。他起来之后又屈下了双腿，再给六叔娭骹也磕了个重重的响头。

再抬头的时候，眼泪与哭声终于奔涌而出：叔娭骹！妈妈，妈妈啊！妈妈！

六叔娭骹也哭了，哭声迅速蔓延开来，先是女人，再是男人，最后连唢呐也呜咽起来。

唢呐是彭叔吹起来的，除此再无响器。响器都在唐家地主的祠堂里吹吹打打。农历八月十四开始，唐家就把周边的三个戏班子都

请了去，还敞开大门让所有的佃户都来看戏赏月过中秋。

就是十四那天晚上，庚伢子听到响器声，先是跑到唐家祠堂去看，那时六叔嗲嗲的皮影戏扯得正欢，看到白幕布上的黑影子武松一拳打死了大老虎，庚伢子跟着伙伴们高兴地拍起了巴掌，拍着拍着忽然他就想起了母亲，多好看啊，一定要母亲也来看看的，母亲三个月前从唐家帮佣回来，庚伢子就再也没见她笑过，这么好看的戏，母亲来看了，一定也会像他一样，笑起来的。

怕母亲没看到精彩的地方，圆白的月亮下，庚伢子抄近路跑了起来，田塍曲曲折折，庚伢子的影子也飞快地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忽长忽短。

跑到门口，母亲坐在门里的那方月影中抹眼泪。

兴奋的庚伢子猛地收住了脚步，小心翼翼地靠近：妈妈，你怎么啦？

母亲抬头看了眼儿子，忽然如梦初醒，一把将庚伢子扯进了怀里，紧紧地抱着，嘤嘤嗡嗡地哭开了。

庚伢子轻轻扭了两下身子想挣出来，母亲反而抱得更紧哭声更大了。

庚伢子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但是母亲的哭声有一股力量，把他的眼泪也吸出来了，他忘记了是回来叫母亲看戏开心的，他也嘤嘤嗡嗡地哭起来，涕泪蹭了母亲一脸。

还是母亲先醒了过来，她把庚伢子放到地上，又起身打了盆清水，一下一下地洗干净庚伢子小小的脸和小小的手。

清水被母亲撩起又溅落在盆里，叮叮咚咚的，月亮这时候也往门外移了移脚步，庚伢子抬头望见，觉得叮咚的声音是月亮的脚步声，他这就想起了刚刚急急忙忙跑回来的目的。

妈妈，皮影子戏几好看啊，快去吧。他在月光里甩着湿漉漉的小手说。

母亲没有接话，只是出神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母亲的黑眼睛瞳仁很大,总是有一种幽怨的波光一闪一闪的,这份撩人的幽怨就连平日里笑起来的时候也会闪烁出来。

现在,月亮照着这样一对汪着水的大眼睛,大眼睛的睫毛上还沾着泪滴,两只眼睛也因此成了月光下的两眼泉,泉边有草,草上有露珠。

小小的庚伢子映在这两眼泉里,影像摇摇晃晃,不知所措。

母亲冰凉的手指尖伸过来,在庚伢子的脸上慢慢移动,声音也是慢慢地从母亲的嘴里移出来:崽啊,细崽啊,你还这样细,要是妈妈没了,你何事活咧。

庚伢子也伸手去拭母亲脸上滚滚而下的泪水,说:姆妈,我要不了好久就长大了,长大了我就养活你,你不要哭了,我不会离开你的!开始我是去看皮影戏开场没有,我现在就是专门回来喊你一起去的,妈,走吧,看戏去吧,还不就去唱完了。

母亲脱下了身上的秋衣,秋衣是月白色的家机布做的,袖口、肩膀、前襟几处有破洞的,母亲用深蓝色的布补好了,还随洞的形状锁边绣成了几朵花,很是精致。

母亲把秋衣穿在庚伢子身上,衣服罩着瘦小的庚伢子,空空荡荡的,为了这空空荡荡,母亲的泪又滚滚而下了,她说:什么时候长到这衣服合身了,你也就大了,大了就要懂事啊,帮了你的,你要报恩,害了你的,仇也是要报的,你的爷爷爸爸、哥哥弟弟,还有,嗯,怎么死的,你都要记得,要保护好自己,平安长大,报恩报仇!

庚伢子觉得母亲有些不一样,但是他想不出是为了什么,他还在想着是不是开始出去看戏没有叫上母亲,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就难过了,因此,他又去拖母亲的手,说:妈,你讲的话我都记得,我们快去看戏吧,不然就散场了。

母亲说:妈妈不去看了,妈妈还要到山坳边的熟人家里去有事,明天早上就回来,乖崽你去看戏吧,看完就跟六叔嗲嗲回他家睡,听话啊。

锣鼓点在田野那端的唐家祠堂又响了起来,庚伢子迟疑地看

了看母亲，母亲朝他挥了挥手，他有些不确定地问：姆妈那我自己去看戏了？

母亲又把手朝门外扬了扬，庚伢子就跑进了白晃晃农历八月十四的月亮地里了。

彭叔的唢呐猛然停了下来，池塘里白鹅麻鸭的嘎嘎呀呀声，送葬队伍里伯母婶子的唏嘘感叹声，树上麻雀燕子的呢呢喃喃声，篱笆院落里的鸡鸣狗吠声，坡地田边金黄的野菊咝咝开放的声音，忽然就细细微微咕嘟咕嘟地全冒了出来，背着狼牙孝棍和引堂幡子的庚伢子一下子被这四野的寂静之声砸得抬起了头，然后就看到不远彭叔家门口，彭叔的老婆在摆路祭，彭叔正飞快地跑过去帮忙。

灵柩在路祭的桌边停放了下来。

桌子前的泥地上插着香火蜡烛，红红的烛泪往下层层翻跌，看得庚伢子的眼泪也串串地跌在了地上。

喊礼先生喊：孝子叩头！尚——飧！初献爵，亚献爵，三献爵！

彭叔就将桌上放着祭品的碟子和杯具一一端放了一遍。

因为跪着，又有一定的距离，庚伢子看不清桌上杯具碟子里是些什么，但是，他听母亲说过，家里老了人，如果摆路祭的人家多，就证明这个亡人是受人尊敬的，是人缘好朋友多的。

于是，不等喊礼先生喊，庚伢子又对着桌子后面的彭叔和婶子重重地磕起头来。

干结在泥地里的一粒小石子划破了庚伢子的前额，鲜血重又流了出来，彭婶子顺手捏了点香灰过来，拉起庚伢子搂在怀里，香灰就敷在了他的伤口上。

敷伤口的当儿，她抬眼瞟了瞟送葬的人群，看到了一片赞赏的目光，有些得意的光在她眼里倏忽一闪，忽然她就一个转身在灵柩前跪下哭了起来，边哭边拖长了腔调数：好能干一个人咧——何解就走了啊，丢下咯细的伢崽咧——你何解就舍得啊，我何解会挑花绣朵咧，洗衣浆裳啊，斟茶煮饭咧，贤惠孝道啊，还不是学了你的咧，学了你的

啊,你走了咧,我到哪里找咯好的伴啊——

人群窸窸窣窣议论了一阵子,忽然就听到了庚伢子尖细的嗓子也号啕了起来,于是送葬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都跟着一起大放悲声了。

灵柩也就在悲声里再次抬了起来,唢呐在彭叔的嘴里又凄凄切切呜呜咽咽了。

田塍边金黄灿烂的苦菊,这时也都向着送葬队伍逶迤前行的方向,一朵朵昂起了头。这些同样卑微又高贵的姐姐妹妹们,她们和灵柩里的女人有着同样的身世,她们仰着脸,香气从丝丝花瓣里溢出来,跟着灵柩里清苦了一辈子的女人飘,跟着飘,飘……

唐家祠堂的锣鼓又响了起来,送葬队伍里的孩子们都撒腿跑开去,他们跑在收割后的田野上,像一群雀欢快地飞向晒谷坪。

披麻戴孝的庚伢子侧头看了一眼锣鼓细碎敲起的方向,他心里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从今以后,他与他们不同。

## 2

彭叔,姆妈何解要吊死自己。

她不知道要怎样活下去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要怎样活下去了,就我一个人了,姆妈也走了。彭叔,我是真的不知道要怎样活了。

庚伢子坐在新隆起的母亲的坟堆前,彭叔也坐在旁边,卷好了一根喇叭筒旱烟,抽着。他俩刚刚把屋前的那一丛白菊移来栽在了墓垠口。

彭叔惊讶地看了眼庚伢子,他是头一次听这么小的伢子谈到活与不活的问题。

彭叔,我知道你和我爸爸好,对我和我妈妈也好,我爷爷是穷死的、被唐地主屋里的管家伯伯气死的,我爸爸是被日本鬼子打了吐血

死的,我哥哥是在厂里做工受了伤又得了痲病病死的,我弟弟是饿死的,他们都是不想死,但是没办法了,阎王老子一点点地勾命,把他们的命勾走了,但是妈妈,妈妈是自己把自己吊死的,本来她好好的,没有病,没有吐血,也能吃饭,还能走路和做事,她为什么要自己死,彭叔,我想不清楚,我都想了两天两夜了,我脑壳都想痛了,还是没有想清楚,妈妈她蛮好一个人,何解要自己去死。

她是想不开啊。

彭叔掏出了塑料纸包着的金黄的烟丝,又在卷新的喇叭筒了,卷好了之后,点上火,却并没有自己抽,而是起身放到了紧挨着的庚伢子父亲雷明亮的坟头。

亮哥,你讨了个好堂客啊。她是为了你才丢了庚伢子走的咧,咯样节烈的女子,我们这地方只有亮哥你才有福气讨到啊。

庚伢子茫然地看着彭叔的举动,他还是听不懂彭叔的话。

一个女声在寂静的林子深处由远而近,她听懂了彭叔的话,她说:是你恨自己没那样的福气讨了他的漂亮堂客吧,你看他们雷家大屋的亲戚六眷都散了,你还留在咯里,留在咯里等她从坟堆子里爬出来?

庚伢子眼里起了惊慌,惊慌的眼神看看走过来的彭婶子,又看看新堆就的坟冢。坟冢红红的,小小的,圆圆的,从地里新挖出来的土,还淌着土地鲜活的汁液,庚伢子的手现在插进了满含生命汁液的土里,飞快地往外扒拉着刚刚拍紧了的红土,嘴里含混不清,好像是为挖开坟堆打气喊号子:嗨哟嗨哟!又好像是在给坟里的妈妈耳语:妈妈呀呀!

彭叔狠瞪了自己的老婆一眼,一把扯起庚伢子说:走!回家。

庚伢子挣脱开,又扑到坟头去挖土,眼泪接连掉到他的小手挖出的小坑里,像熟练的农夫在点黄豆点红豆,他锐叫着哭:妈妈!我要妈妈啊!妈妈!门上被贴了封条了!以后我到哪里去住啊妈妈呀!妈妈呀你出来啊!

彭叔弯腰一把抱起了庚伢子,轻巧无声得像老猫叼起了猫崽子,

他边往山下走，边骂老婆：你那张臭嘴以后给老子闭紧点！

彭婶子嘴又张了几张，终于忍住没发出声来，跟着往山下走了一段，忽然想起彭叔耨在坟边的锄头，又回头捡起扛在了肩上。看见自己高高大大长脚长手的丈夫抱了庚伢子走得好远了，一下子意识到了背后坟山上有着重重的空寂，吓得一蹶三尺远，像是顽皮的孩子弹弓里射出的酸枣核。

这时候被彭叔抱在怀里的庚伢子抬眼往山上看了看，山路高低不平，荆棘丛生，他看到矮矮胖胖的彭婶子跑得曲曲折折跌跌撞撞的，离牵着庚伢子的心，牵着庚伢子视线的几个坟堆越来越远。

那几个坟堆中，妈妈的最新，爸爸的最大。

爸爸，哦，爸爸，你现在见到妈妈了吧，你死的时候，要我和哥哥照顾好妈妈，后来哥哥又死了，临死的时候也说要我照顾好妈妈，我没有照顾好妈妈，妈妈她自己死了，我对不起你们啊。

爸爸！

庚伢子在彭德云怀里忽然喊了一声。

彭德云心里动了动，轻声问：么子？

庚伢子问：你刚才说妈妈是为了爸爸，才自己去死的，是不是如果那年爸爸不死，妈妈就不会死？

彭德云说：那当然。你还记得你爸爸是怎么死的吗？

庚伢子说：被日本鬼子打得吐血，最后吐得没有血了，就死了。

彭德云嘴上轻轻地“嗯”了一声，心里却波澜起伏。

搅动他心里波涛的那阵大风，来自三年前。

三年前，也就是现在八九十岁的老长沙，刻骨铭心的那一年——一九四四年。

现在的老长沙，看着城里的楼房越砌越高，看着岳麓山的树木越来越葱茏，麓山寺的香火越来越旺，岳麓书院的游客、传经布道的学者越来越多，就总会在欣慰之余，弯着竹节一样布满老年斑的手指，指着这里那里，教育他们的子孙。他们说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一年，

一九四四年。

这一年六月，日本兵攻下了岳麓山，长沙沦陷。

有那么多抗战的士兵和百姓被烧死、被捅死、被活埋、被奸淫、被剜心，尸横遍野。它们发生的地点就叫黎托乡、雨花乡、岳麓山乡、东屯渡……

这些地方的种种惨状，彭德云是和庚伢子的父亲雷明亮亲眼看见的。

触目惊心之后，他们很快返回了离市区二十公里远的望城简家塘，一家一户地招呼大家往乌山、大尖山的大山坳里躲。

其实隆隆的枪炮声已经告诉了乡民们这些，他们在没得到准信的时候，还以为会像前三次长沙会战一样，国军能打赢了，能赶跑日本鬼子。

直到彭德云和庚伢子的父亲带来准确的消息，和那种惨境的描述，他们才惊慌失措，扶老携幼，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比如，一床破棉被，一袋子谷糠，一罐子咸菜，放到箩筐里担到深山洞中去。

活物自然是不能带的。要不一声嘎嘎，或者是哞哞，岂不就暴露了目标？

因此，在深山里只躲了十天，所带的粮食就被躲难的村民吃得一粒不剩。

又五天，稍微安全点的地方，能吃的野菜、野果，也被一扫而光，大山洞里的百多民众，从开始时对日本鬼子的恐慌，转变成了对饥饿的恐慌。

刘四家十二岁的儿子，从小就胆大包天不信邪，半夜里邀了庚伢子的哥哥再伢子，偷偷下了山，向村里跑去。

在村子边的小树林里，他们就看到了唐四碾子家祠堂前坪里的篝火，日本鬼子把全村的牛啊、猪啊、鸡鸭等活物，都收拢了过来，在宰杀和熏烤呢。

再伢子有些害怕，呆在树林里不敢再出去了。

刘四家的儿子却说：没关系，日本鬼子都在这里吃东西，我们摸